

我们是否需要电视虚拟主持人

□ 郑素侠

2002年5月25日,中国西部博览会开幕,人们打开电视,或者到网上看视频直播,与往常不一样的是,成都“西部网链”直播室里一位身穿中国旗袍、长发披肩的“虚拟主持人”正流畅地用中、英、日等多国语言向观众直播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。“她”,就是中国首位网络互动电视虚拟主持人“江灵儿”。

“聘用”“江灵儿”的公司,是中国首家网络互动电视网。经过公司一年多的“培训”,“江灵儿”主持节目时不再需要人工配音(采用了同步语音处理技术),而且具有了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,播报新闻时也会根据标点符号自动切换语气。除能用多种语言播报新闻外,“她”还可以陪观众聊天、参与动画游戏和影视表演等。

最早的虚拟主持人当推安娜诺娃。由英国报业联合会新媒体公司推出的安娜诺娃,在一套运行速度极高的电脑系统的支持下,为全球网民提供24小时不间断新闻报道,曾引起业界的极大震动。在“江灵儿”之前,中国曾出现过两位电视虚拟主持人:比尔·邓(后更名为“言东方”)和伊妹儿。比尔·邓曾主持天津电视台的“科技周刊”,伊妹儿则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科技博览。几个月前,曾为人们所关注的“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三大悬念”之一便是联欢晚会是否会使用虚拟主持人。已经生存几十年,拥有众多资深大腕、俊男靓女的电视,有必要推出虚拟主持人吗?其实,每一种新事物的产生,都有其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需求。探究电视虚拟主持人产生的意义,对于业界和学界来说,都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。

电视虚拟主持人出现的意义

电视虚拟主持人的出现,体现了“新闻本位论”。电视作为大众传媒,其最根本、最首要的职能是传递信息,即电视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,应隐去自我,把新闻事实放在第一位,以向受众传递新闻事实为天职,而不是用怪异的打扮或奇特的语言动作分散所播报的信息,影响新闻价值的实现。

电视虚拟主持人的出现,是对现实主持人主持方式的挑战。尽管电视传媒拥有大多数的受众,但不可否认的是,观



众对一些主持人的满意度下降,无论是观众的欣赏水准提高了,还是眼光更挑剔了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这些主持人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。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:一是一些主持人没有起到“主持”应有的作用,没能有效地引导观众接受信息,在主持节目过程中表情生硬、动作僵化,背稿子、背台词,不出差错地背完了事。二是有些主持人滥发挥“主持”作用,身着奇装异服,打扮得新潮前卫,在台上张牙舞爪,插科打诨,极尽表演之能事,分散和干扰了观众对有效信息的接受,传递给观众的是大量冗余的信息。“碧海银沙”网站曾在网上调查“目前兴起虚拟主持人,你对此有何看法”,共有1067位网友参与,认为“有新意,更吸引人”的有637人,占总人数的59.7%。由此可见,看够了单一的面孔,听腻了单一声音的观众渴望一种全新的主持方式与观众进行交流。

电视虚拟主持人的出现,是电视适应网络时代的竞争,争取更大传播空间的需要。当传媒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,传媒策划与创新提上议事日程时,推出虚拟主持人便是策略之一。这一方面可以满足观众的求新、求异心理;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电视媒体的运营成本。电视虚拟主持人虽然前期研制成本较高,需要较多的科技研发投入,但虚拟主持人不需要“工资”,不会像一些大腕主持人那样,电视台为留住他们要出年薪几十万甚至近百万的高价。另外,虚拟主持人不会有绯闻缠身,不会给电视台惹麻烦,“他(她)”所需要的“报酬”仅仅是一些数据上的更新,以便在观众面前呈现不同的形象和风格。由此可见,如果电视台能培养出几名明星式的虚拟主持人,既能赢得更多的观众,又能节省一大笔开支。

电视虚拟主持人能否代替现实主持人

有位电视台节目编排人士在谈到虚拟主持人时说起一件事:早在“比尔·邓”刚出台时,就曾有不少媒体迫不及待地追问:中国首位虚拟主持人能否成为赵忠祥第二,向崔

永元叫板？对此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感到很好笑：难道两者间有可比性吗？

虽然电视虚拟主持人已在一些电视台的频道出现，但电视虚拟主持人的普及尚待时日，且有很多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存在，目前电视节目仍离不开现实主持人。电视虚拟主持人是由人操作控制的一系列计算机程序。虚拟的背后离不开现实的操纵，无论是比尔·邓还是江灵儿，他（她）们的背后，都是一套精密、高速运行的程序系统，这一系统由近万条程序组成，虚拟主持人的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动作，都对应于一个或几个程序，由对应的程序来完成。由现实中的人操作的虚拟主持人只能是现实电视主持人功能的延伸，不能完全代替现实电视主持人。

虚拟主持人的人际化角色仍需强化。近几年来，业界对大众传播人际化的特征的呼声很高。主持人以人际交往的手段完成大众传播的任务，让观众在富有人际化特征的传播活动中接受信息，是传媒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条件。而与现实主持人相比，虚拟主持人的人际化角色很弱：（1）虚拟主持人无法充分运用形态、表情、眼神等非语言手段。人类的表情丰富多彩，一颦一笑，一举手，一投足都蕴含着语言难以表述的信息，而这种微妙的、难以言传的情感共鸣也只有人与人之间才能彼此心领神会，任何机器和技术都无法实现。（2）虚拟主持人的形象离观众的心理接受还有一定的距离。比如比尔·邓刚出现时，是一位剃着光头、穿着紧身西装的小伙子，观众还以为是为了“扮酷”才将其设计成这样子，其实是因为当时如果让他长头发，需要运行很多庞大的数据，紧身西装的设计也是基于这种考虑。比尔·邓的形象虽然得到了一些年轻观众的认可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中老年观众说比尔·邓“像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”，呼吁“给比尔·邓整容”。由于技术的进步，最近“出生”的江灵儿已经拥有了长长的披肩发，形象也更人性化，但她的喜怒哀乐的表情需要设计人员复制许多不同的动画模板，其语气也只能根据稿件中的标点符号来转换。技术上的限制，使得虚拟主持人的外形和内涵都缺少人性化。目前虚拟主持人仅处于信息播报者的地位，向观众播报新闻或其它信息，无法与观众实时交流，如热线电话或谈话类节目。

电视虚拟主持人的活动范围有限。就目前来说，电视虚拟主持人仍限于提前录制好的新闻类、科技类、资料介绍类的节目中，坐在直播室中，由操作人员幕后控制节目进程；而对于一些现场采访、谈话类节目，虚拟主持人则无法驾驭，更不能灵活控制现场气氛。所以，电视虚拟主持人仍只是毫无“话语权”的信息播报者。◆

参考文献：①包丽敏.浅谈网络虚拟主持人的人际化角色.新闻记者,2001年第10期

②只因模样“丑” 我国首位虚拟主持人引来一片“嘘声”.武汉晚报,http://www.whwb.com.cn,2003-01-26

③王眉.电视虚拟主持人挑战传统节目主持人.新闻记者,10/2001

④虚拟主持人年度排名.新华网 http://www.xinhuanet.com,2003/01/05

(作者单位：郑州大学学报)栏目责编：曾 鸣

·杂谈随笔——声屏漫议·

从《射雕》新旧版之争说起

□ 易家炎

羊年伊始，新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刚一登场，新旧短长之爭就闹腾开了。有人奉83版的《射雕》为经典，有人却视之为垃圾，而且是“破烂垃圾”，差别之大，言辞之激烈，令人疑心又是一段江湖恩怨。倒是有个叫长乐的说得较平和公允：新旧《射雕》其实是经典和现代的大碰撞，就像经典老歌的翻唱一样，有人喜欢有人骂娘，因为“江湖梦”也会与时俱进的。

太现代的评说有些不好懂，但其中的“与时俱进”是谁都知道的。“江湖梦”会与时俱进，那武侠剧自然也要与时俱进了。如此说来，这话不但明白，而且在理，有见识。试想一下，今天再拍武打戏，如果不用数码技术电脑制作，那还怎么看？进口大片、港台武打片当初就是靠了这些新玩艺，吃香喝辣，腰包都快撑破了。

当然，武侠剧需要与时俱进的地方，并不只有采用先进科技这一处。它还需要满足当代人的情感需求，找到适合当代人欣赏口味的表现形式和方式，尤其需要先进思想理念的注入和提升。武侠剧在艺术的殿堂里地位不高，过于血腥的暴力展示，无事生非的超现实编造固然难获雅士青睐，而赛过出土文物的思想主题，没有时代特色的行为理论，恐怕更是致命的因素。事实上，这样的武侠剧比比皆是，大都是拳脚可以摆平一切，刀剑底下才有正义。所不同的，只是谁的拍得更为精致、花俏一些而已。

与时俱进也不只是武侠剧的事。时下不少现实题材的影视剧，似乎也只对技术手段上的与时俱进感兴趣，舍得下血本引用高新科技，以大投入完成大制作，借震撼效应抢夺八方眼球，至于是否传播了时代需要的先进理念，照样是不大肯下功夫关注的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视剧探索精神和前卫精神的严重缺失。

《干部》是一部很典型的“现实剧”，现实气息扑面，人物性格也很分明，但整个故事都弥漫着浓浓的能人政治味。“没有塔镇就没有平江，没有项达民就没有塔镇”这样的话，编导竟也安排市委书记口述出来，镇委书记项达民成了平江市的顶天柱。不管事实如何，这种兴衰荣辱系于一人的人治观念已不再先进，早落后于依法治国、创建政治文明的时代要求了。《黑洞》也有同样的不足。刑侦队长刘振汉，本是聂市长的养子，聂明宇的兄弟，聂家父子有某种犯罪的蛛丝马迹，偏偏又是刘振汉死活盯住不放，一查到底，一副铁面无私大义灭亲的包公相。殊不知时至今日，还有比这更进步更明智的选择，那就是：主动回避。这一点也不前卫。

影视剧要拍得好看，不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不行，但也不能就此止步。作为一种文化形态，它毕竟还有个传播先进理论的任务在肩，在理论上更要与时俱进。缺了这一块，所谓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的统一差不多就成了一句空话，对观众的启迪和社会生活的引导作用也将几近于零，不制造干扰又能娱乐娱乐，就要算是不错的了。◆